

地方文化



《中国戏曲丛书·甬剧》前言

剧”，直至发展到今天的甬剧。相对于古老剧种，它是年轻的，但它的繁衍、发展，却有着曲折、光荣的历史。甬剧以其独特的音乐、舞美、唱腔、表演等艺术手段，塑造了众多生动、完美、感人的艺术形象，显示了它所独有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。与此同时，剧种前行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。

曾几何时，蓬勃发展、扎根民间的甬剧生态发生了变化，以往甬剧一个剧种在全国拥有几十个剧团的景象，随着时代发展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，新娱乐项目兴起，西方文化侵袭，观众情趣改变，甬剧的生存环境不断受到威胁，甬剧大家族瓦解了，现在只剩下宁波市甬剧团一个专业剧团了（谓之“天下第一团”）。甚至，要发出抢救濒危剧种的呼声了。2008年，宁波甬剧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工程项目。

“濒危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某种文化生态的脆弱，同时也显示着某种文化存在的顽强性，也许在大多数类似的文化都已消逝，而处在濒危状态下的某种文化却依然硕果仅存”。甬剧正是在这种濒危状态下显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。甬剧的一批创作剧目、演员表演、音乐作曲、舞台美术及其优秀工作者，他们创造的业绩，进入国家级表彰行列，甬剧在中国戏剧界产生广泛影响。而另一面，甬剧在新形势面前，也显现了斑驳、脆弱的隐患，人才流失，市场式微，艺术跟不上群众需求变化的要求……时代要求我们思索，甬剧近百年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，又将怎样地走下去。

我面前的这本《中国戏曲丛书·甬剧》，即是以独特的视角，翔实材料和理论的思辨，对甬剧近200年历史轨迹及其发展所作的一次全景

式总结和展望。这是一本有分量有意义的戏曲史著，对甬剧形成与发展、剧目与特色、演员与表演、音乐与舞美以及现状与保护、改革与创新、未来与展望作了系统阐述，以便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甬剧，了解甬剧的特色以及与其它剧种艺术上的区别，让甬剧工作者找到艺术创新发展的突破口，并制订留住血脉、保护传承甬剧的方略。

对甬剧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渊源变化进行探索，对甬剧今天和明天进行总结和筹划，应该是我们为甬剧事业、为甬剧历史要做的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近六万字的戏曲史专著《中国戏曲丛书·甬剧》，是由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教授蒋中崎先生完成的。书的诞生要追溯到上个世纪末，当时，蒋中崎先生在做浙江戏剧现状调查，来到宁波，他以巨大的热情，投入到宁波地方戏曲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之中，收集、整理、采集了大量的口述和书面材料，潜心研判、梳理、归纳，终于在1990年至1993年间先后撰写并出版了《甬剧发展史述》《姚剧发展史述》《宁海平调发展史述》三部有关宁波剧种的戏曲史著。而后，蒋中崎先生又相继出版了多部与甬剧相关的著作，《中国戏曲丛书·甬剧》是继《甬剧发展史述》后又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，相信随着时间推移，其价值一定会显得日益重要。

戏剧繁荣发展需要有戏曲舞台艺术的各类大家，但也需要有挚爱戏曲、具真才实学的戏剧理论家。蒋中崎先生几十年耕耘梨园，矢志不移，钻研戏曲理论，探索发展规律，且硕果累累，我们向这位戏剧理论家致敬；对蒋中崎先生为宁波戏剧事业作出的贡献，深表感谢。

□裴明海

甬剧，作为宁波文化的独特载体，我认为首先是属于中华民族的。它包蕴的乡土风情、俚语习俗、人文故事、沧桑变迁，镌刻着宁波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印记，映照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和气质。甬剧植根在广袤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，浸润着丰富肥沃的民间文化养料，是一份难得的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甬剧在中国戏曲历史发展长河中，有近两百年左右的生存史。它从“马灯班”到“串客戏”，从“宁波滩簧”到“四明文戏”到“改良甬

精品馆藏

形奇·质拙·趣古

——陈洪绶《梅石山禽图》欣赏

□非文

晚明是一个尚奇的时代，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，心性的自由解放使人们热衷于“平常之外觅新奇”，因此，生活、学术、艺术无奇不在，无奇不美。奇人、奇说、奇事、奇技、奇物层出不穷，书籍的名称也喜欢冠以“奇”字来吸引眼球，如《高奇往事》《文奇豹斑》《拍案惊奇》《群物奇制》，等等。书画的“出奇之作”更表现为追求奇崛、奇趣和奇古之风。如书法领域涌现的一批个性书家，他们对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叛逆与出新，让人感到新奇，甚至错愕。

绘画中的奇才非陈洪绶莫属。陈洪绶（1598—1652）是一位全能的、在当时很受欢迎的画家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版画标新立异，尤其笔下的人物形貌奇骇夸张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猎奇的心态和审美心理。他在山水画与花鸟画中吸收了版画的手法，表现出浓厚的装饰性趣味，使人耳目一新，达到雅俗共赏。天一阁藏的这幅《梅石山禽图》为陈洪绶四十岁左右所画，通过它让我们一睹陈氏变形主义画风的独特魅力。

梅花、湖石、小鸟是陈洪绶绘画中经常出现的三元素。画前一截老梅从右下角斜入画心，梅干粗壮，三处分叉成Y形。顶端出枝的梅花形态各异，一枝之内，从花骨朵到含苞待放、再到全面怒放错落布列，彰显着生命的流变。陈洪绶曾说“性爱写此花”，梅花成为他最喜欢的画题，即便在人物画中也时常作为瓶插之花出现。存世的《宝纶堂集》中“梅花”两字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。梅花之于陈洪绶除具有象征高士志洁的传统含义外，它更喻含着画家对生命流逝的一种喟叹与无奈。“醒来常一叹，曲指计残春”。梅花是春天、是希



《梅石山禽图》绢本，纵127.3厘米，横52.6厘米

望，但是，花开花谢总有时，生命无可复。因此，失意的陈洪绶总喜欢把杯赏梅，“一日几回醉，如同无事人”，梅花下醉卧、醉吟、醉书成为画家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。

横出的梅枝上停着一只翠鸟，肥腹、短喙，面朝梅花，瞪大眼珠，嘴巴半张，似惊似喜，似呆似嗔，拟人化的表情一览无余，它使人联想到八大山人笔下的那些翻着白眼的鸟。图中面积最大的是上下两块漏、透、瘦的太湖石，笔法变化丰富的勾勒、浓淡相宜的渲染，奇特的造型以及尖硬的棱角都是陈氏石头的典型。装饰性手法体现在画家对梅花与枝干的处理上。一朵朵五瓣梅花，白粉晕染，青绿点蕊，大小方向几乎相同。梅干多处转折的节疤也运用了程式化的表现手法。除这些特点外，画中动与静的结合更显奇思妙想。石头按常理自是静态，但是，画家通过夸张石头的不规则造型，使它们充满动感。上下两块湖石好像仰立与行走的动物，使人遐想。全幅画线条圆劲，造型拙朴，设色简淡，是陈洪绶花鸟从早年的精工向晚年劲健过渡时期的作品。

收藏陈氏画作最多的翁万戈曾总结陈洪绶的画说：“体会唐、宋、元各代韵味、理论、技法而陶养出来古的意趣，以严谨的态度，精妙的笔墨，清简而含蓄的美感表现雅的形象，才是陈氏绘画风格的要点。”陈洪绶的画学古不泥古，新奇不浮夸，他在追求唐韵宋骨，深得物像形质的基础上，营构出一种超现实的意象；并且在意象思维中整体把握造型，以形之奇、质之拙来实现法和意、形和神、理和趣的结合。复古以求真，立意以尽象，古之美学意蕴在陈洪绶这里才算是真正得到了升华。

（作者系天一阁博物馆研究馆员）